

第四回 學霸相公受飽老拳之辱 家藏公子感不識面之恩

詞曰：

莫逞威狐，休誇狂狗，須知別有屠龍手。起首難聞君子窮，到頭終出小人醜。

暖自陽生，和為春有，感恩豈望花和柳。謾言鶯燕全不知，得氣向人啼破口。右調《踏莎行》

話說花天荷出了縣門外，早有花灌小雨接著，忙將長衣脫去，束一束腰帶，找紮起來，端端立在對面照牆之下。等眾秀才一齊趕到面前，方用手一指道：「調教諸兄。還是講文，還是用武？」眾秀才欺負良善慣了，不看勢頭，倚著人多，便一起上前亂打，道：「論甚文武。且打你這光棍一頓，試試手段，方知我學內相公不是好惹的。」原來這班秀才，嘴便硬，心便壞，卻都是中年以外，貪圖酒肉之人，毫無氣力。被花天荷用手一搪，早一個跌在半邊；用臂一隔，又早一個崩倒在地；輕輕一拳，早一個頭巾粉碎，抱著頭叫痛；略略一腳，又一個藍衫扯破，揉肚忍痛。不一時，早打得這些秀才東倒西歪，游頭散發，不像模樣。此時方不敢上前，又不肯退去，有幾個不大受傷的，尚圍住花天荷亂罵。有幾個打傷的，披著頭髮，抹了一臉血，奔上堂去哭稟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學校斯文，凌辱至此，成何規矩！望父母老爺救命。」

本官看了道：「此皆諸兄自取，諸兄雖是學校，不可凌辱。他也出自斯文，又是有職官員，難道又可凌辱？」眾秀才道：「我們凌辱他，他於今好端端在那裡，沒有形跡；他凌辱我們，剝膚之慘，直至如此！父母老爺明明目擊，怎麼一概而論？必求父母老爺正法。若父母老爺任其蠱惑，過慮後患，亦求父母老爺拘禁元凶，申詳上司，以救生員們之命。」本官沉吟半晌道：「若論受傷，有加他罪之理。但他客中止一人，你們合學二十餘人，怎好倒為諸兄稱冤？然這事弄大了，我縣中斷難了局，只好詳到府中，聽憑府太爺作主罷。」因立刻寫了文書，一面著人押送眾秀才即刻先到府中去，一面另差人請花爺暫到觀音庵過夜，明早備轎送到府中去。不許同行，恐路上又生事端、大家見縣官處分妥當，俱各無言。

原來縣中到府中有七十餘里，此時天已晚了，眾秀才忙忙上路，只行得不數里路就夜了，只得歇下。到了次日，賴、皮二人又生奸詐，買一張大黃紙，裁做旗樣，上寫「流棍花棟假冒監軍，凌辱學校。合學匍匐府堂，鳴鼓訴冤，仰祈斯文一脈，扶持公道」，黏在那竹竿上，叫人執了前行，以張勢燄。眾秀才卻包頭的包頭，縛臂膊的縛臂膊，都裝出受傷的醜態，跟在後面，以為必勝。

不期事有湊巧，剛剛走入府城，恰恰桑總兵差來這趕花棟的將官，領了十幾個兵了，一陣馬沿途尋訪不見，也正入城。忽看見眾秀才黃旗上有假冒監軍花棟名字，遂大喜道：「花監軍有下落了。」因叫兵丁攔住眾秀才，問道：「監軍花老爺在那裡？我們要見他。」眾秀才見兵丁突然攔住要人，倉卒中摸不著他頭路，俱答應不出。還是賴、皮二人嘴頭便利，答道：「我們乃學中相公，到府訴冤，怎知什麼監軍？什麼花爺？」馬岳聽了大怒道：「你黃旗上現寫著花爺名字，怎推不知？我們是奉兩廣總督老大人軍令要人，不是兒戲！在那裡？可快請來相見。」眾秀才都嚇住了，賴秀才只得強應道：「我們解到府中來的，不是真的，乃是假的。」馬岳道：「既是假冒的，便有真的。在你們身上還我人來！」賴秀才聽了心下雖慌，又只得強辯道：「我們學中相公乃是斯文人，你們行伍是武途，各有一路，兩不相干，為甚麼問我們要人？我曉得了，你們光棍一黨，將假作真，指望半路渾搶人去。故作此形狀。我們秀才家是不怕人的，況府城不比曠野，莫要胡為！」馬岳轉笑道：「你們這班秀才怎恁的不通，一個監軍職官，真則真，假則假，那個不認得！若果是真的，我們奉總督令箭，自要請去；若是假的，搶他作甚？在那裡？只消請來一見便知。」賴秀才道：「他已先解到府中去了！就要人，也須到府中去交。」馬岳道：「既在府中，一發妙了。我自會問府官要。」說罷，一陣人遂鬧烘烘都牽連著同往府中。

來到了府前，府尊尚未出堂。因十幾兵丁，一二十個秀才，人多事急，遂傳鼓請了知府上堂。賴秀才就叫縣差將縣中的申文投上，馬岳也拿總督的憲牌一時取出來看，各各爭辯是非。知府一一看明。因問縣差道：「眾生員已到，這監軍花棟為何不到？」縣差稟道：「本官恐同行路上生事。故前後分走，差也不遠，只在刻下就到了。」知府因對馬岳與眾生員道：「這事，你兩比俱不消爭辯。這花棟初奉詔旨過本府之時，來驗文憑，在此支給路費，本府也曾見過。真假易分。待他到了，若果是真，自應交還督府，申文學道，治諸生結黨毆辱有職官員之罪；若光棍假冒，本府自當為諸生重究，以全斯文體面，再追究真盟軍蹤跡。以復總督之命。」遂叫縣差騎馬去催後差速到，兩下見府尊說得明白，俱退去在府門外伺候。不題。

卻言花天荷原打算見了知縣，息了詞訟，還想見柳生一面。不期與眾秀才爭鬧一番，立逼到府，沉回家又是順路，再沒個又到縣來之理。心中放不下柳生，甚是不快，卻無法推辭，只得同著縣差上路。因自己有馬，遂不用縣中轎子、將入府城，忽見縣中前差飛馬來催趕道：「快去，快去！太爺坐在堂上立候。」後差問道：「為何這等要緊？」前差人遂將兩廣的總督府差官來趕，與眾秀才爭鬧之事說了一遍，道：「故此太爺叫我催你們速去，要辨真假。」花天荷聽說督撫有人追趕，便吃了一驚，將馬立住不行，問道：「督撫追趕是真的麼？」前差道：「怎麼不真？現有一位將爺，帶領著一二十個兵丁，在府堂守候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既督撫有人追我，我不去了。」進扯轉馬頭要回去。後差看見，嚇慌了，趕上前死命扯住他韁繩不放道：「花爺這個害我們不得，放你們去了，府縣怎回？我們便是死了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我要去就去，要不去就不去。府縣卻管我不得。」後差苦求道：「府縣雖管花爺不得，卻會管小的們，小的們就死，也不敢放花爺回去。」花天荷進退兩難，只立馬沉吟。還是前差能幹。悄悄的通知地方，叫地方同後差看守，自卻一轡頭先趕到府中來報信。

卻說眾秀才看見督撫兵丁，已知花棟不是假冒，來免心慌，互相埋怨。又見太尊說要申學道，治毆辱職官之罪，一發著急。大家思量脫鉤，因挨上堂來稟道：「生員們與花棟原無冤仇，只因賴、皮二生員有詞告柳路在縣父母處，被這花棟消了，故生員們不服，與他爭論，故激惱到公祖大人台下，求公祖大人治他之罪。今既督撫要人。想公祖大人也不便盡法，生員們何苦與他辨甚真假。既不辨真假，生員在此也無謂。欲求公祖大人開恩，消了申文，以便生員們好回家去肄業。」知府聽了，笑道：「你們初意，只道這花棟是假監軍，故此作波浪。今見督撫要人，事漸真了，又思脫罪。論法，既到公庭，理應聽審。但是本府桃李，不得不曲加培植。」因將申文閱過道：「恕你們去罷。以後不許再生事端！」

眾秀才忙謝了出來，將走出府門，忽見縣中前差只一人飛馬跑來。馬岳與眾兵丁看見，忙問道：「花監軍消息如何？」

道：「到是到了，又聽得說督撫的差將爺趕他，他就慌了，立意不肯來了，並急欲轉路躲去。」馬岳吃驚道：「於今現在那裡？」前差道：「現在南門外，我已交付後差並地方看守，因趕來報知太爺。」說罷，竟進府去了。馬岳見說在南門外，便不等說完，就帶了眾兵丁飛馬趕去了。

眾秀才聽了說花棟要躲去不肯來，大家又變了主意，道：「既不肯來，定是假的了。既是假的，我們怎肯端的饒得他過？」賴秀才道：「饒了他不打緊，後面柳家的事，便難下手了！說不得，只得還要去求太爺公審，就是太爺審得不公道，也就好從此移到柳家去。」大家都說道「有理」，遂不顧廉恥，又一齊走上府堂去，說道：「我們實實被花棟打傷了，這花棟若是個真監軍，生員們就吃些虧，也只得忍耐了。今不敢來見，自係假充。既是假充，自是光棍。生員們忝列聖門，安肯受光棍之凌辱？必求公祖大人，添差拿來盡法，則生員們感培植之恩不淺矣。」知府聽了不悅，道：「諸兄可謂多事，既已攔起申文，不究也就罷了，又來纏繞些甚麼？你只認這花監軍不肯來就是假的。也須想一想，一個幕中的監軍官，也不為顯爵，又廣闊隔省，又不調支錢糧，假冒它作甚？他不來者，定或是在督撫有甚不合處，既辭出，不願再去，故避之耳。未必是畏諸兄之訟而裹足也。我勸諸兄倒不如去了罷。若必要捉來，當堂審出情由，則罪有所歸，推辭不得，莫要追悔。」眾秀才道：「只求公祖大人捉來公審。若有罪尤，生員們甘受。」知府道：「既是這等。只得行了。」因取一根火簽、一個名帖，叫一個府差吩咐道：「這花監軍已有督撫兵將去見了，若是真的，可將名帖請來；若是假的，可以火簽拿來。不可差誤。」

府差領命，正要出來，忽馬岳同眾兵丁已簇擁著花棟入府來了。知府原是認得的，遠遠望見不假，就差人邀到迎賓館去坐。一面將簽消了，一面吩咐帶起眾生員。自己就到館中來相見，因向花天荷道：「花兄大才，既已奉詔至粵中，為督撫欽敬，正展驥足之時，何故又匆匆而歸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晚生愚陋，初不自揣，妄持榆枋之見。一蒙恩詔，即馳赴軍前，思報效朝廷。不期過蒙督台垂青，收入幕中。入幕之後，見清霜紫電，殊不乏人，始自悔碌碌因人之有愧。幾欲辭歸，而督撫欲存之以為馬骨，所請每每不允。故晚生計無所出，只得悄悄遁歸，庶不張督撫棄才之名，不知督撫何故又作此淮陰之迫？」馬岳道：「花爺不要錯怪督台。督台原待花爺不薄。自花爺行後，甚是著急，故叫小將來追，今幸趕著，快請回去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此雖督撫美意，但學生此來，原是奉詔獻策。今策獻在督台，可用不可用，總聽督台裁度而行，要我何用！就追我回去，亦不過添幕中一贅疣耳。有何益也！此學生決志不復往矣。」馬岳道：「花爺這回使不得，俗語有云：朝中天子三宣，關外將軍一令。今督台掌著兩廣兵機，有令來追幕下一官，誰敢違拗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將軍之令，嚴若風雷，在其麾下者，誰敢不遵？但我花棟奉詔獻策，策不合用，尚是事外閒人，不可一例比也。乞馬爺代為我善辭一聲，我花棟決不回去的了。」

馬岳聽了笑道：「這也不消與花爺爭得，督台已知我力量小，請花爺不去。幸喜給有文書在此，要借重太爺幫請。」因取文書遞與知府。知府看了，見文書末後有「倘或推阻，著所在府縣官勸駕」，因向花天荷道：「督台命本府勸駕，本府固不足輕重，但思督台發文書時，殷殷注此一語，則其屬望於兄台者深矣。本府聞士之懷才效用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英雄事也。今花兄之去，必有所不合也。然人之相與，每有始不合，而終忽有所觸而感悟，以悔其不合者，此又合之，大機括也。今督台命馬兄遠追，又令本府勸駕，此其意，悔不合其合可想而知矣。花兄既負大才，而奉詔獻策一番，與其悻悻於不可合而去，又何如遷就不合而合，以成素志之功名之為愈哉？幸熟思之！」花天荷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承老人大教，言言我心也。敬從，敬從！」馬岳見花天荷應允了肯去，不勝歡喜。就立起身要請行。

花天荷道：「行可也。但縣中申文尚有事在老大人台下，理宜聽斷，恐未便即行。」知府道：「此小事，自是諸生作孽，本府當申詳學道重懲之，不知花兄可能忘情否？」花天荷道：「此事晚生不平者，原為柳子而起見。但求大人給示柳子，保其不為諸惡魚肉，則晚生之氣平矣。至於諸生之懲，則法在老大人，晚生何敢與哉。」言訖，馬岳就立逼著起身而去。正是：

莫笑人生去又來，來來去去有安排。

不然閩浙隔千里，那許吹簫上鳳台。

花天荷被馬岳匆匆立逼著，上馬去了不題。

卻說知府不負花天荷所托，果給一張告示與柳衙張掛，不許奸惡作害。又深惱眾秀才反覆奸惡，畢竟申詳學道，把那賴秀才的前程革了。正是：

衣巾莫怪革還褫，凡禍皆由自取之。

奉勸世人休作惡，得便宜處失便宜。

從前作過虧心事，王法齊來不肯饒。

賴秀才被革去衣巾，不思自己作惡，轉恨柳家。又暗暗尋他的弊端不表。

且說這柳京兆的夫人楊氏，一胎生了二個，一男一女。女先一個時辰生的，是姐姐。男後一個時辰生，是兄弟。姊弟二人是同胞而生，生得身材面貌就如印板印出一般，一毫也無差別。若不分男女，抱在一處，竟認識不出。又皆珠光玉潤，俊秀風流。柳京兆珍之如寶。姐姐取名柳煙，別字藍玉，兄弟取名柳路，別字青雲。到了七、八歲上，姊弟二人一樣聰明異常，教他讀書識字，到目便知。請先生來教書，柳路是明讀，柳煙是暗讀，到了十一歲上，姊弟二人文理俱通，柳京兆愈加歡喜。兒子教他習學舉業以繼書香，不許旁及詩詞，女兒習舉業無用，教他學作詩詞，以為香奩詠雪之資。到了十四歲上，俱大有可觀。柳路正欲赴考，不幸京兆亡故了，守制三年，未免悲哀妨業。到了十六歲上，一個老成業師又死了，楊夫人要再請一個先生來坐館，卻訪不出老成先生，故此因循下了。楊夫人恐惹是非，終日便止許姊弟二人在內室互相師友，一刻也不放柳路出門。

柳路又賦高潔之姿，看人不上，從不交結一友。到十七歲，服已滿了，才交十八歲，聞知有宗師將臨，柳路打點要考，楊夫人恐這兩年自讀荒疏，又要請個名師來教他。自有了這個信傳出去，故賴秀才聞知，就薦皮秀才來坐館胡纏。楊夫人叫老家人去訪，訪知是兩個無賴秀才，故一力辭了。兩人懷恨，故告此謊狀，希圖詐騙。楊夫人知道，捨不得兒子出官，因楊夫人兄弟是個舉人，曾作過一任知縣，今閒在家，卻在府城中住，離縣七十里，只得差人去請他來，到縣說分上。但路遠一時不能到，恐怕差人需索，無人搪抵，只得把柳路藏在內面，只叫老家人答應。又恐怕兩秀才懷恨，叫差人作惡，老家人搪抵不來。正是憂愁危急之時，不期湊巧恰遇著花天荷來遊園，竟挺身認著柳路，跟著差人去見縣官。

楊夫人與柳路、柳煙聽見此事甚奇，又驚又喜，急急叫老家人隨去打聽消息。老家人去後，楊夫人母子放心不下，又叫幾個家人去暗暗打聽。吩咐道：「若有消息，即快來報我。」家人去不多時，早有一個走來報導：「這花相公到縣堂上，跪也不跪，竟衝撞大

爺，說他糊塗，錯拿了人。於今打差人了。」楊夫人聽了又愁起來，道：「既知道錯了，打差人，少不得還要拿正的。這番來拿，差人被打，一發要狠了。」正說不完，只見又一個來報導：「好了，好了！那花相公將我家的冤屈細細對太爺說明了，太爺就叫原差把兩張牌票取出，竟一筆消了。」楊夫人與兒子女兒聽了，俱大歡喜道：「這花相公，怎肯如此用情，怎這等有力量？」隔不多一會，又一個來報。楊夫人先問道：「聽得牌票都消了，果有此事麼？」來報的道：「牌票果消了，只因消了牌票，眾秀才不服，都一齊走上堂來，與太爺與花相公廝鬧哩。」楊夫人道：「秀才們怎敢如此撒野，公堂上可以廝鬧的？」正說間，忽又一人來報導：「眾秀才於今都擁著花相公，出縣外去廝打去了。」

柳路聽了，因躍跌腳道：「此是我拖累他，他一個人，如何打得過許多秀才？」因對楊夫人說道：「待孩兒出去幫他。」楊夫人道：「休要胡說，你走路還沒氣力走，出去只好送與他們去打罷了。」柳路道：「縱打孩兒也是該的，這位花朋友被打，一發無辜，良心上怎麼過得？」楊夫人道：「只好快快催幾個人去相幫。」

母子正在算計僱人，忽又一個家人，笑嘻嘻走來報導：「到看這花相公不出，斯斯文文一個人兒，動起手來，轉有些斤兩。左一拳，右一腳，把這些秀才們都打得頭破血出，叫苦連天，又去稟官了。」大家聽了，方覺歡喜。柳路因說道：「如此看來，這花朋友定是個英雄豪傑了，但不知是那裡人，到此何干？」柳煙道：「也須叫人去訪問明白了才好。」又隔了一會，老家人方回來細說道：「原來這花爺不是閒人，乃是奉詔至兩廣總督處獻策破峒賊的。因他獻的策好，在總督府做了一個幕府監軍，故太爺十分敬重他，聽他分上，竟把狀子消了，真萬分之美。只恨眾秀才不知局，攆了一陣與他廝打，我十分為他膽寒，誰知這花爺到底是個武官，也不費一毫力氣，竟將眾秀才打得落花流水，不成模樣。故連太爺也主張不定，只得出文書，申詳到府裡太爺處去了。不知後來怎生結局？我想起此事，都是我們帶累他，他明日申到府中，我們如何丟得下，須跟他去看個下落，再作區處。」楊夫人道：「正該如此。你明日帶了些盤纏早去。」柳路道：「倘能完事，必須要請他來家，謝他一謝才好。不然，我們竟是土木了。」老家人道：「他因要見相公得極，故坐著不去，為此遇著差人，算出這些事來。」柳路又問道：「這花爺不知多大年紀？既有力氣，打得倒許多秀才，想是個武夫了？」老家人道：「這花爺年紀只好二十來歲，甚是俊秀，好不斯文，說話藹然和氣，儒雅風流，全沒半點武夫之氣。」柳路道：「既儒雅風流，必定讀書，一發要見他，謝他了！」老家人道：「怎麼不讀書？要見相公，不能相見，信筆題了幾首詩，叫留與相公看，現在書館中，因亂哄哄幾乎忘了。」柳路道：「原來又題下了詩。」因叫館童快取來看。

只因這一看，有分教：感恩不了又害相思，兩下留情何曾見面。不知見了詩，又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